

# 鸚鵡緣續編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十二編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四十二編

鸚鵡緣續編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鸚鵡緣續編上冊

## 第一章

愛情之爲物如夏雲千態萬殊前編所述尙未盡其變茲更暢言之彼太司當醒時血止而坐於溝次其暈非創重也蓋盛怒不能自遏故至於此此時腦重如鉛目翳若模卽以首伏於手中自思後此之事久之不能自定忽見身外有一人影徐近其前太司當箇俯首不顧少須此影頓渺實則此影轉過太司當之後復見於其前太司當見此影植立不動而紅日已出太司當弘首而顧見一人年可五十爲形甚短蟠其腹爲半臂所掩且其半臂甚長眉邊雜紅黑二色額上有皺紋作粉紅之色髮已純白如傅粉目黑而猶有光二頰墳起作絳色知其飯量佳而心君泰也一笑盡

露其齒。齒白如玉。眼如珊瑚。一手執杖。一手執冠。襯作白色。雜以青縷。履黑如漆。厥狀甚恭。太司當不解爲何種人。卽起而爲禮。欲發吻而問。此人忽曰。目黑而齒白。身材亦適中度。太司當曰。先生似有所謀。是否須吾爲先生所欲爲之事。其人尙喃喃作語曰。先生且坐。太司當與之爲禮。後復坐於地。其人納冠與杖。以一手執之。呼曰先生。太司當曰先生且冠。曉風甚寒。防成首疾。其人如言加冠。以手倚杖。言曰。先生恕我好事。來擾足下。清晨吾適過此間。見足下似有所思。且似重有憂者。吾從車中遠瞭而見。故舍車於百步之外。來存問先生。吾能否爲君效其尺寸。太司當未答。其人曰。吾似冒昧。宜生君之疑。然尙未知君能自覺與否。似肩上血已沁出。吾初以爲君已中創。故至而相援。太司當曰。然吾肩上已中

劍。幸不至死。足下爲我當心。感且不朽。其人曰。此爲鄙人之素性。然也。且人生世間。凡事必互相爲助。設爾過此。吾創臥於路側。君亦必來救我。太司當與之爲禮。此人曰。吾敢云爲前一時代人。此時人性敦實。不敢自私。今茲自私之心。甚於往日。然亦不能謂自私之無理。蓋世界之高廣。多以自私爲階級而登。今使有舟破於海中。有數人海死。同舟者五百人。皆存憫其死亡。同時爭躍於海而下。殉此數人。明日聞耗。本有數家聞喪。今則五百家皆哭矣。設無自私之心。皆與人同死。則世界安得有人。太司當曰。先生吾然心中自念。此人突來示我哲理。乃不聽我自度後來事耶。此人復曰。吾言近泛。今且問君之身。但問吾能否爲君宣力。脫君偶需一友爲助者。吾謹侍此。以待號令。吾觀君所爲。似有殷憂。胡不掬誠

以示我。且爾所痛者心耶。或囊空耶。太司當曰。二者兼之。天下最足。增人痛苦者。其惟婦人乎。其人曰。然君憂此婦人至乎。太司當曰。無有加者。其人挾杖於腋下。叉手而言。作矜憫之色。曰。婦人負君乎。太司當曰。吾所援手之人。彼乃舍我而私之。其人曰。卽其所私者。剗足下以劍乎。太司當曰。然。何人示君。其人曰。吾度而得之。今世之人。咸如是。惜君不察耳。當吾至時。句太司當曰。此時吾方有所思。君試思今將安適。且吾所有者。盡在此婦人之屋中。吾寧死不願再見是人。其人曰。君本與其人同居乎。太司當曰。然。旣與同居。且同樂。晨起同騎。又復同弄兵器。此婦人武技絕精。有時同划小艇於湖上。其人曰。焉能長日騎。而長日舟。且長日弄刀劍也。想爾二人。均上等人。必於日中行樂。坐困轎。不足以怡養靈魂。

太司當曰。吾畫而彼琴。偶然亦曼聲而同歌。其人笑曰。君亦能謳耶。太司當曰。然。此人乃大喜過望。曰。君所歌者何調。太司當曰。吾長於和西尼曲。其人愈樂。曰。和西尼乎。太司當曰。然。其人曰。君謂此曲佳乎。太司當曰。妙極矣。方君行近吾前。吾方思失此幸福。所以悲梗逾恒。且思心力已殫。欲自行趣死耶。或坐待其死之來親。其人曰。少年乃圖死。是狂病發也。太司當曰。先生將如我何。果知吾前此之不幸者。則足知吾之途路窮也。以我一生累瀕於危。幾使我不復崇信天主矣。乃復垂首。以手自承其面。其人微笑。坐其旁。拊太司當之背。曰。能否略歌以侑我。太司當引首視。此人疑其神經之有病。然細審其人。神宇肅然似有精誠。露於顏面。非狂且非戲也。問曰。先生使我。在萬苦中作歌乎。其人點首。太司當曰。卽

道。上歌耶。其人曰。然。太司當曰。先生似善謔。其人曰。否。足下不言。與君友同歌乎。太司當曰。固有之。其人曰。非和西尼乎。太司當曰。然。其人曰。吾卽請君歌此曲。無論何闋。太司當曰。似非戲我。其人曰。吾出至誠。太司當曰。君必欲強我一歌乎。其人曰。如心所願。太司當曰。吾生固有一日爲人世最可笑之事。如我是也。今請如君之命。君旣爲我關懷。吾敢不悉力以報。雖然有一事必令君知。其人曰。何事。太司當曰。在空曠之地。無琴以佐吾曲。何由發聲。其人聞言。置杖於地。立趨車上。太司當曰。先生何往。其人曰。一分後。更來。太司當見此人。啓車門而入。取一小匣而出。徐掩其門。將匣徐來。前言曰。物在此矣。太司當曰。何物。其人曰。琴也。語後啓匣。出小風琴。安於膝上。以手接之。琴鏘然鳴。其人曰。吾靜俟雅音。太司

當曰。吾尚在夢中。君必欲我奏曲邪。其人曰。然。於是太司當起立。作歌一闋。其人且按琴以和。一邊傾耳以聽爲意。甚專。太司當歌已。其人斂琴於匣。喜極欲涕。抱太司當之頸。與之親吻。呼曰。少年。爾我之產成矣。卽挾匣引太司當至車次。呼之登車。趣馭者驅車。向媚店路行。

## 第二章

太司當於車行後。言曰。先生強我所之。吾亦閉目從先生行。惟欲請先生之言。得我何爲。今且問此車安適。其人曰。爾不聞呼車趣媚店乎。太司當曰。聞之。曾否居於彼間。其人曰。然。太司當曰。到彼何爲。然且勿問君事。但問我至彼將何所事。其人曰。少年不惡梨園乎。太司當曰。自處。上言耶。抑自台上言。其人曰。吾意屬於戲台。

太司當曰。當問梨園之等第。其人曰。但歌勿演。太司當曰。吾知旨矣。其人曰。然則不更言其下事矣。太司當曰。此事與我殊有係屬。不能不問。其人曰。吾爲媚店。梨園物色。生角久矣。實未知足下。曾聞人言此否。此生角爲不可多得之物。物者聲也。故不言人而言物。凡人能爲生角者。渺其干進者。恒過於我之所求。第不能適如吾意。吾累覓卒不可得。或藝未至而願奢。或定約時必挾一婦人。曲旣非佳。行尤難信。故吾四覓不可得。當今遇足下。當知爲生角者。固有分際。須知座上婦人遇歌聲佳處。而拊掌每一拊掌。卽爲其色心之迴響。其意將愛爾矣。少年聽之。汝須留意。此等之愛情。死。尚以笑醫。瞇觀初無憐悼之意。蓋手愈白者。口愈甜而心乃愈。

僞而險。前此二年。吾在納白禮中。覓得一人才。技甚高。貌亦超軼。  
流輩疎鬢廣頰。軀幹雄偉。聲之高亢。亦復類爾。在生角中爲第一。  
流吾挈之來歸。亦告之以此。百端訓導。如今日之語爾。方其未登  
臺時。安然無事。卽飲膳均吾自進。防有礙於其聲。太司當曰。奈何。  
以飲食累君。其人曰。此必然之理也。汝謂吾聽爾。留居媚店旅舍。  
中恣其飲啖。不三月。喉聲立暗耶。惟爾與吾同食。則決無傷胃害  
聲之物。太司當曰。聽主人所命。果但有此命令。吾烏敢弗從。請言  
其次。其人曰。此生角旣從吾食宿。體亦日胖。音亦日道。及其發聲  
時。吾恆曰。爾外吸空氣。中吐明珠。吾遂宣布登臺之期。未登臺時。  
吾深藏其人。不令人見。然已揚溢於社會中。當日出臺時。竟座爲  
之滿。爾當知。生角之吸力。於婦人之性情中。偉大至不可思議。婦

人一聞愛情之曲據以爲眞乃不知演者之僞也是日座中光氣但見寶石及名花而已兩廊之上如以麗人排爲闌干者廳中聞拊掌之聲如雷花朵擲滿台上幾欲掩埋此人之軀幹如是者十五日一日此人入吾室言曰主人敢問錫夫人爲誰錫之爲氏在媚店中右族也吾曰爲至美至富之伯爵夫人且時時至此包廂生角曰謝主人見示吾今夕將赴夫人之約吾不期失聲而呼知此人蹈險矣顧吾不能止也逾數日又來言曰禮爾先生主人曾識之否吾曰識之生角曰何人也吾曰其人最愛音樂在媚店中爲最可愛之少年生角曰吾昨夕批其頰明日將與之比劍吾聞言幾暈其初但言愛情吾尙有餘望及聞比劍吾心慄不可言凡生角無決斷之權力以梨園全局專恃其人之身身卽梨園之基

本。其聲。則類。以。股票。售人。也。設與人較武而死。卽負。售票之人。吉  
卽以此意語之。且言此梨園蓋新立者。其中佈景。購買物事。爲費  
不貲。專恃足下之身求利。今尙未得利。足下一死。吾產覆矣。則但  
有躍。意大利長江而死耳。然百端勸慰。均不可迴。是夜。吾輾轉不  
能成寐。明日六旬鐘。卽至其寓。待其比劍來歸。已而果歸。言中其  
敵人二劍。彼乃無恙。吾大喜。過望勇名。旣布旣出。臺時人之歡呼。  
迎迓者。大類膜拜。大神自是以來。其藝日敗。吾已知之。則僞高其  
座位之價。近臺之廂。益高其價。有同拍賣。必令出金最多者。得之。  
有時爲伯爵德夫人所包。或亦爲侯爵佛夫人及男爵西爾夫人。  
所包。然此生角御女。旣多體。日益贏吾日。予以滋養之物。而卒無  
救。其憲其初。最愛此生角之人。亦裹足不至。吾所得之售金。僅八

百佛郎而已。此生角既已失望。乃搆癰。療死於吾右臂之上。此人既逝。吾更尋得替人。乃竟得汝。汝既有異聲。又惡婦人。則爾我可。以合成巨產矣。太司當曰。誠如吾願。吾聲尙須更養。唯婦人之心。吾恨之至矣。其人曰。賢哉少年。足令吾喜。爾果不愛婦人者。則巨產之基已立。汝旣爲美少年。無待往求佳麗。而佳麗自來。法須以定力抵之。吾當年少。亦頗非醜然。當如我之閱歷。吾非謂爾當爲隱居之人。卽美術家。欲畫嗜慾之景。亦當稍弛其範圍。惟爾至寶。之音萬須自貴。此則吾諄諄告誠者。不惟食於吾家。卽居亦舍吾家。無他屬。吾今於吾家除一精室。旣整且密。爾於未出臺以先。隱於是中練習。至他人登臺爾亦自幕。後細觀必經月始嫋其節奏。太司當曰。經月而已。可耶。其人曰。可。生角之步驟舞多。但於要妙。

中留意即可。見稱於人觀劇者留意爾音不更留意原形聲既高  
壽則勝着已得可勿問他事且爾能爲意大利語乎太司當曰此  
吾所長其人曰君何名對曰吾太司當也其人曰名亦大佳吾今  
但定聘爾之條約太司當曰足了吾事已足不復求多其人曰月  
一千佛郎足乎然能矢誓不願倒於愛情否太司當曰誓之其人  
曰吾欲於條約中載明此語太司當曰儘君書之其人曰少年當  
永矢此心吾愛汝至矣吾寧甘視當時之生角猝病而死不願其  
顛倒於愛情太司當曰適聞君言人之沈湎於色與橫死同也其  
人曰然爾尤當知一爲情窘則習藝之心日疲長日如有所思音  
亦日靡如是卽能敗吾所業太司當曰主人放懷吾今更伸明前  
此之悔心及後來之守已於是二人沿途談論此老人殷殷以色

爲戒。而太司當則諾諾稟承。已而車至亞方那易馬。有津吏至前。其人謂太司當曰。爾觀我對待是人。此時津吏臨車問曰。車客獨無違禁之物在車中耶。其人曰。無之。津吏以手引皮繩言曰。客能矢誓明其無耶。其人曰。誓之。卽以金錢按津吏之手。津吏改稱曰。大人。吾信之深矣。爲禮而去。太司當曰。此爲出口之津。果其貨大行於外者。則其郡且富。何爲嚴譏過客。其人曰。然。唯津吏之居心。雖不使關津中得資。亦欲肥其津吏。故動必胠篋。設爾不如。是則大不幸矣。且傾筐倒篋而出。至檢及一針一綫之微。車行移時。至瑟碩多加朗。其人曰。此間異於亞方那。太司當曰。此間津吏當更酷。其人曰。酷乃不翅。不惟諸篋皆胠。且索護照。太司當曰。然則奈何。其人曰。何懼之深。太司當曰。我乃無之。果必得護照者。則媚店

之劇場。將無我矣。其人曰。吾已預料及之。太司當曰。能及此乎。曰。然。太司當曰。似已早爲吾地。然何以前知。其人曰。吾照中多墳。一人之名。太司當曰。不知所謂。其人曰。汝當知吾之旅行。卽覓生角。太司當曰。何爲不知。其人曰。照上書吾職業。言與吾同伴旅行。同伴者。生角也。津吏咸知梨園生計。而生角爲所必需。故恆縱吾過境。太司當曰。此着至妙。似有前知。其人曰。必如是。始遂吾計。且生角之行蹤。無定或自劇場中遙遯而出。果得其人。卽足傾彼舊園。之生計。亦有負責而逃爲吾所得。則可以省人追逋。至於足下出自危難之中。亦常有之。足下果從吾行。則彼此交益。太司當曰。主人見地誠高。時車已近。關津吏檢車。並驗護照。其人謂太司當曰。吾意晨餐於此可耶。太司當曰。可。於是二人同至。懿碩多加朗逆。